

宝砚庄

覃志端 著

第二部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宝砚庄

覃志端 著



第二部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宝砚庄. 第2部 / 覃志端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60-6847-6

I. ①宝… II. ①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5242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李加联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 | |
|------|---------------------------------------|
| 书 名 | 宝砚庄第二部 BAO YAN ZHUANG DI ER BU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19.5 1 插页 |
| 字 数 | 430,000 字 |
|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粤味奇葩

仇智杰

覃志端这位土生土长于岭南西江边的本土作家，受到来自磅礴乌濛源头之水的滋养，吮吸了鼎湖山、七星岩这些古海遗存峭岩绿树碧水的精气，熏陶于出产世上最好砚材的羚羊峡和北岭山的灵气，如蜂采蜜般点点集成，经多年厚积薄发的磨砺，终于向哺育他成长的父老乡亲奉献出一本以心血凝成的佳作《宝砚庄》（上、下部）。大气浩浩，凡七十余万字。以岭南本土人熟悉的语言、物事、人文风情、掌故、俚语、歌谣及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以一大群土根阶层“芸芸众生”前行的趑趄脚步，以事以人为经为纬，铺陈出一卷绚丽多彩的画图。书中还向读者提出了多个感叹号和问号，促人思考。这本近乎奇特的本土文化佳构，上集出版后反应强烈，销售不俗。《宝砚庄》大胆、冷静、真实地再现了土改后，农民获得土地又渐渐演变为再度“失”去土地——既无所有权亦无经营自主权；写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荒唐与疯狂。而这些，却又是以“人民拥护”的形式出现的，造成了经济困难、饿死人等诸种恶果，对脱离现实“发高烧”的虚幻乌托邦提出了质疑。《宝砚庄》描述了“文革”破四旧、大串连、武斗、主人公之一被迫偷渡、上山下乡……对践踏法制的“造反有理”“全民民主”，群氓式非理性暴力的破坏性、专制、残暴，在“以革命的名义”所实施的诸种恶行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对历史作了理性的反思与拷问。《宝砚庄》讲述了改革开放后恢复大跃进时被尽毁的土特产品生产，重建了“文革”时被砸毁的具有思乡、积善情愫的凉亭，老砚工焕发艺术青春创作出了神品砚，对如何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进行了思考。《宝砚庄》全景式地再现了我国政治风云最激荡的几个历史时期，可作为今天观察社情的参照物。我孤陋寡闻，至今还未读到一本像《宝砚庄》涵盖面如此之广，如此大胆真实而理性地直面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不应忘怀之历程的小说。有论者认为此书是一本史记式的作品，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我甚为赞同此见解。

何谓岭南文化？岭南是否已形成一种具有南方风情特色的文化？我认为单从学者的语言文字评论它有或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这本书是否讲本土之事，描写本土

之人，有无岭南本土气息和特点。《宝砚庄》的一大特色便是具有浓郁的岭南人文文化，记载与重现了好些几近失传的民俗民情，可以说是“打捞”并拯救了某些历史，弥足珍贵。欧阳山的《三家巷》深邃隽永，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岭南特色脍炙人口，至今人们仍念念不忘。《宝砚庄》的作者从欧阳老这些前辈作家中吸取了养料，却又不囿于先行。此书在岭南风情描写方面有不少出新，写得更为真实、准确、细致、生动，更有地方色彩。如写求雨、婚丧、捕鹰、采石、制砚、织席、蛋家、自梳女等等。我甚至认为不少细节描述超过了《三家巷》。这并不奇怪，欧阳老写《三家巷》前，虽已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及知识、艺术的积淀，再在珠三角深入生活，观察，掇拾，积累，提炼，但那儿毕竟不是他的故乡，他是从“外面”而入其内的。而《宝砚庄》的作者土生土长，在西江边的泥巴中滚大，对故乡的风土事物、历史成因、掌故、民俗、民情……从幼至长的耳闻目睹，自然具有比之外人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更广泛更丰厚的积累优势。待到写小说时，这些素材自然便如潮水样奔涌至笔端了。这位本土作家的成长，正应了“里应外合必成”之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从家乡（内）到省文训班（外）学习两年，在视野、思想、艺术修养上得到提升；然后又从外而内回到本土从事文艺和新闻工作，这种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经历，给了他很多思考、研习和蓄发的机会，《宝砚庄》的出现，正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宝砚庄》散发出的浓烈岭南气韵，记录下来的于今已渐行渐远有些甚至已消失的风土人情，具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意义。

粤语如何与普通话融合？广东人用方言写的文字怎样才能让非粤语区的人读懂？这是广东作家多年探索，并常受困扰的命题。当然，文学前辈欧阳山的《三家巷》在这方面开了先河。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也作了有影响的尝试；华嘉、韩北屏、杜埃、于逢、黄谷柳、符公望等一批生长于广东，或在广东生活较长时间的老一辈作家，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的一批脍炙人口的小说、方言诗、方言歌词，在描写岭南风俗、人文风情、方言运用等方面，都作过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力图将粤语与规范的普通话融合，这些作品曾传诵一时。可惜，当时未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重视，更没有提倡和发扬。如今，在熙攘喧闹的广东文坛，本土作者用本土语言写本土人和事的文学作品已较罕见，殊为可叹。

粤语，俗名广东话、广州话、白话、广府话、唐话（欧美讲法）。通行于两广、港澳、海外粤语华人华侨区，是香港与澳门的官方语言。全球有1.2亿人使用粤语，已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第三大语言，澳洲第四大语言，是除普通话外唯一在外国大学有独立研究的中国汉语。

据专家考证，肇庆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广府话是粤语的俗名之一。祖祖辈辈几十代人生活在肇庆的覃志端，熟知这个地域的民间世界，运用粤语这种他自己日常用的语言去写烂熟于心的人和事，以便“原汁原味”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政治风雷激荡的历史时期西江流域居民的生存百态，更充分地显现这地域和人物的“精、气、神”，使人物形象更生动更鲜活，体现了粤语文学的神韵。套用“越是

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也可以说，越是本土的，便越是世界的。覃志端践行本土化叙事的努力令我感到十分振奋，为了本土文学的繁荣，我祈望有更多的后来者。

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比较重视环境的典型性，人物的典型性，也即是恩格斯写给考克纳斯信中讲的“要塑造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这个经典论述，在今天有些人看来，已是过时的陈年理论。但我想，无论哪一本奇书，若书中的人物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就很难让读者感动，便失去了审美价值，至少审美价值要大打折扣。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宝砚庄》所反映的，正是囊括我国这几十年来典型环境中活动在里面的各式人等。在这连年不断的政治风暴中，显现出他们在特定的历史年代的典型性格、典型行为。画家四维响应上级号召却成为右派分子；砚工石泰，大炼钢铁时为保护村民视为图腾圣物的砚王庙被打成坏分子；公社书记兼社长张东升为民请命，反对搞所谓高产万亩片被当作“白旗”拔掉撤职；“文革”中虾仔被诬为敌特，为保命不得不偷渡香港……这些人物的种种行为，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文，发乎心。这位来自西江畔农村的作家，遵从的便是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直面真实的创作道路。巴金老人曾谆谆寄语：“写你自己心中所爱所恨的。”在这几十万字醮满人情、乡情的佳构中，作者塑造了多个勾人心魄的艺术典型。

《宝砚庄》的“面孔”与惯常的小说有点不一样，使某些以固定的小说模式去衡量的读者感到陌生。一般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以一个家庭或一个群落，围绕某个思想主题和中心事件去展开故事以统领全书。《宝砚庄》却以一个别具地方文化色彩的地域来展现历史及人物的际遇。人物涉及制砚艺人、宗族长老、爱国华侨、右派画家、守活寡的侨眷、自梳女、水上人家、阉鸡补锅佬、占卜算命者、中小学老师、干部子弟、造反派头目、从地区到生产队的各级干部、各式村民，成长中的乡村青少年……几乎包含了西江流域各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甚至包括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商人。丰富多样的人物，庞杂纷繁的事件，让人目不暇接，粗看似有点“散”，仔细阅读，却发觉全书以一种民族精神道德准则来统领，来展示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既有逻辑思维的理性反思，亦有艺术思维的纤细逼真。这让我想起国画的“散点透视”技法。作者放弃已成习惯的叙述方式，另辟蹊径用类似“散点透视”的手法去构建《宝砚庄》，多视角、多焦点地描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神州风云激荡的时代画卷，使之更绚丽多姿，内涵更丰富——这应是本作品的出新之处。

我非西江人，但曾在西江一带生活多年。夕阳、渔歌、羚峡归帆、一排排鱼花篓、带点腥味的江水；河滩一垄垄的番薯畦，一丛丛芭蕉树，一望无际的甘蔗林；钢锯加沙水铄砚石令人牙龈发软的声音，制砚人挥槌击凿的身姿……这些消失多时的记忆倏忽重现脑际，落于纸上。

由无数经历碎片连缀而成的“人生”、“事业”，能否历久长存，或者即使只是瞬间灿烂，有时也得恰逢机遇——也许，这便是宿命。于是，我想到了作者的际遇。

覃志端的双亲在世上活了近一个世纪，见多识广的父亲是个乡村百事通式的人

物。母亲半字不识，俗语俚语却常常张口就来。岳父青年得意，不想中了“阳谋”，半生坎坷。作者在他们身上就获得了不少素材。他出生的村子前临西江，后倚北岭，离端砚的发祥地也就两三里路，从小和农家、疍家、制砚人家的孩子玩耍，一起读书，加上有过回乡当知青的经历，这都是他采撷创作小说之“花粉”，为日后酿造《宝砚庄》之“蜜”的最大地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广东省文艺创作室（“文革”时作协及文联所属各协均被砸烂，干部被驱赶至干校劳动改造。后因文化工作无法开展，便从干校抽调人员回穗组成此室进行文化活动）举办文学讲习班，招收20名脱产学习两年的学员；被选中的覃志端遇到政审关——他爷爷在抗战时期当过一年保长。按照当年的中央文件，保长是列入另册的21种人之一。幸得肇庆文化馆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了解情况的乡亲，也作证说他爷爷在任保长期间只做了些为过往抗日军队张罗住宿之类的事，并无鱼肉百姓。覃志端“涉险”过了政审关进入文训班，有幸聆听欧阳山、秦牧、陈残云、萧殷等著名作家的教诲，更好地吮吸了文学之蜜的养分。我想，这便是人和吧？

1979年，广东作协在全国率先成立专业作家机构文学院。覃志端在入选之列，文学院的活动他参加过好几年。但几次要办调动手续，都因种种缘由“搁浅”。窃以为，如果他那时进了文学院，为了完成写作任务，说不定他掌握的大量素材就要匆匆拿出来煮了“夹生饭”，不能像现在这样，经过更多社会风云的历练和思考，经过多次反刍，经过深思熟虑，如经年酿造的美酒，从从容容“酿”出粤味浓郁的长篇小说《宝砚庄》。这可否说得上是“天时”？

不高攀，不羨权贵甘于粗茶淡饭过日子的父母弟妹，贤慧的妻子和爱好文学的女儿，全都支持他坚持写作。妻子要妹妹把他写在稿纸上的章节输入电脑，女儿女婿为他校对打印复印送速递，外甥时常给他的电脑当“保健医生”……他整日对着电脑敲打键盘，熬坏了眼睛，两个妹妹按照针灸专家传授的方法，每日两次，在他的眼眶和后背，对准合适的穴位扎梅花针治疗，足足坚持了近半年。他有一班志趣相投的文友，时常切磋文学。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有位“同志加兄弟式”的好朋友，在他写作陷入苦闷期，专程从广州来到肇庆，两人漫步星湖堤畔长谈，给了他信心和鼓舞。在他眼疾最严重的时候，也是这位好友为他联系眼科专家诊疗，终至病情有所好转。到了小说成书之时，认真审读过小说文稿的文友，慷慨陈词，为之鼓与呼；这位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更鼎力相助；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市的肇庆市领导和宣传文化部门大力支持……这些就更是人和了。

天时、地利、人和使覃志端成就了这部别具岭南特色的小说。作为和作者相识三十多载的忘年交，我为他给读者奉献出这沉甸甸的《宝砚庄》而欣喜，也寄予深切的期盼。今后，他走的路还长；但愿他保持乡土淳朴本色，不图名满溢美，不作哗众取宠之举，踏踏实实地行走天下，做到一如其名：淡定沉稳，志在高远；不断跋涉，祈能登上顶端。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大破四旧 \ 001
- 第二章 捣毁“敌巢” \ 015
- 第三章 凉亭遭殃 \ 026
- 第四章 八方串连 \ 038
- 第五章 天上地底 \ 052
- 第六章 进城烟攻 \ 066
- 第七章 玉殒香消 \ 079
- 第八章 御敌妙招 \ 093
- 第九章 修机惹祸 \ 108
- 第十章 虾仔逃港 \ 122
- 第十一章 上山下乡 \ 139
- 第十二章 备战入山 \ 149
- 第十三章 红缨传奇 \ 162
- 第十四章 四维雕砚 \ 172
- 第十五章 水塘上下 \ 181
- 第十六章 革命春节 \ 190
- 第十七章 批条真假 \ 199
- 第十八章 飓风欲来 \ 208
- 第十九章 紧急时刻 \ 219
- 第二十章 迷茫岁月 \ 230
- 第二十一章 归家怪招 \ 245
- 第二十二章 贵客临门 \ 254
- 第二十三章 修复塑塘 \ 266
- 第二十四章 备受煎熬 \ 279
- 第二十五章 相聚砚乡 \ 286

第一章 大破四旧

今年的气候很反常。往时，农历五月初那场洪水——俗称龙舟水，未涨到江滨路面就退下去了。今年，却越过了警戒线，水位上升至江滨路南边的防洪石墙。紫云市三防指挥部下令关闭了防洪石墙通往江边码头的所有闸口，江上来往的机动船只必须限速行驶，以免犁起的波浪对防洪石墙构成威胁。可是，一连十多日，雨接着风，风接着雨，西江像暴怒的巨龙，奔腾翻滚的洪水继续上涨。虽然在石墙和闸口的渗漏处垒上了大量装满黄泥的草包进行加固，单薄的防洪石墙最终还是失守了，洪水气势汹汹侵占了紫云市临江的地盘。

洪水退却后，人们打扫房屋里的积水，清除街道上的淤泥，翻晒浸了水的物品，修理破损了的门窗……足足又忙了一个多星期才歇一口气。不想，一场席卷神州的异样狂风暴雨又慢慢临近……

这天，余丽雅行走在前段时间没遭到洪水入侵的旧城区街道。她撑着小花伞，头戴前低后高的淡黄色“榄角帽”，帽沿帽顶那几颗装饰性的镀金纽扣熠熠生辉。鼻梁上架一副白色边的太阳镜。紧绷的裤子，收束得臀部微翘屁股浑圆，双脚更见修长。雪白衬衫的桃形领几乎低到乳沟，领边是轻若羽毛的针织蕾丝，衣下摆收束在蓝色的裤腰里。两寸多宽的褐色皮带横在腰间，突显了蛮腰的纤细柔软和胸脯的高挺丰满，一副风情万种的性感女神模样。足蹬高跟鞋，衬托出身材高挑。走起路来，胸挺臀翘，丰乳微颤，腰肢屁股一拧一扭，如春风摆柳，摇曳生姿，婀娜如水。鞋跟的铁码有节奏地敲击着路面，“橐橐橐橐”的响声，宛如发出一路的炫耀：“确靓，确靓……”

余丽雅对这身打扮引起的注目礼和回头率有相当的自信。作为知名舞蹈演员的妻子，穿着打扮，自有不同于常人的品味。每次参加丈夫圈子那些朋友的聚会，她都刻意打扮一番再出门。当然，平时上班，她的穿着比较朴素，穿的大都是灰色或蓝色的列宁装。毕竟在广州大机关的图书馆工作，穿得出格影响不好。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哪个女人不想靓？更何况正值青春好年华，更何况产假刚刚结束，而身材仍保持得这般窈窕。怀孕三四个月后，就不能穿这类服装了，如今，要将这段时间“损失”的穿着打扮机会补回来。这次休假将毕，从丈夫的老家返广州，路过紫云市——先前

的县城已改制为县级市——探望父母、姐姐、姐夫、朋友、旧同事，是要好好扮靓的。

余丽雅体态娉婷，风姿绰约，顾盼生辉。在西江中游这座小城市，简直是凤凰飞落麻雀群，一路上吸引了无数行人的目光。她目不斜视，但眼角的余光，完全可以感觉得到各式人的表情。对那些色迷迷的贪婪目光，她矜持而冷傲。对那些惊羨的眸光，她白皙的脸颊溢出醉人的笑意。被人欣赏，受人注目，就像她的夫君亮相在舞台中央，毕竟是值得骄傲的事。此刻，她恍若空中飘临下界的仙子，连路边那几树开得热热闹闹的石榴花，也仿佛欢天喜地地向她展露笑颜。

“站住！”一声断喝，震得石榴树落英缤纷。余丽雅花容失色。

丈夫的老家在山区的墟场，山清水秀。只要舍得花钱，坐月补身子的姜醋鸡蛋，甚至山鸡穿山甲都容易买到。她在世外桃源里度假，浑然不觉神州大地已风雷激荡。

几位中学生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什么成分？”处在变声期的佛强，嗓音有点嘶哑。他挺腰挺胸，瞪着余丽雅，右手特意将戴在左臂的红卫兵袖章往上拉了拉，以增强革命小将的威慑力。

余丽雅由天上跌到了地面。“我……”她吞吞吐吐——家庭成分是职员，不大拿得出手。定了定神说，“我，我姐夫是革命领导干部——陈秉辉副专员。”想以此镇住他们。

谁知，他们对副专员并不敬畏。“咦，还喷香水？”贵通抽抽鼻子，鄙夷地“呸呸”吐口水，“你姐夫是革命领导干部？我看不像！你浑身散发着臭气，一身资产阶级臭小姐打扮，妖里妖气！这顶榄角帽，就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戴的！”

红卫兵小将彭水莲横了余丽雅一眼，举起右手呼口号：“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

贵通眼望佛强：“我看要铲她的阴阳头，然后游街！”他要以更激烈的行动表现自己的革命精神。贵通家庭成分本是上中农，从农村迁移户口到学校时，公社民政员粗心大意，在他的家庭成分一栏中少填了个“上”字。即便如此，中农也只能算是红外围，无资格加入红卫兵，他得听佛强的。

余丽雅霎时由地面坠入了深渊，脸由红变青，由青变惨白，泪水涟涟。她双手捂头，颤声哀求：“不……不……要铲……”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红卫兵小将程佛强在领命杀向社会之前，各小分队队长由武不凡大声领读过这段毛主席语录。亲不亲，阶级分。阶级出身是判断和审查对方的主要标准。佛强认为，还未没弄清她的家庭成分，行动不宜太激烈。他板着脸：“搬出你姐夫的官衔想吓唬我们？办不到！”他逼问不舍，“说，你什么成分，干什么的？！”

余丽雅看出佛强是他们的领头人，他没指挥手下扑上来按头铲发，她稍松了口气，抽泣垂泪向佛强自报家门：“我……我家庭成分职……职员，我在机关工作。”说

着，从小坤包里拿出广州某大机关的工作证递上，希望验证后可以脱身。

佛强拿过工作证左右端详，目光从工作证上的照片扫到余丽雅的脸上，又从脸上移往照片，来回几次，看得余丽雅的头垂得更低了。

按当下的阶级阵线划分，家庭成分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为红五类，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黑帮、资本家乃黑七类，是专政对象。职员、中农属于红五类团结的“中间力量”。佛强把工作证还给余丽雅，训斥道：“身为机关工作人员，怎么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打扮得像个妖精？”

“我……我小……小资产阶级爱打扮虚荣心思想严重。我以后一定改，坚决改！”余丽雅给自己扣了大帽子，放好工作证，转身要走。

“这就走了？回来！”

如闻霹雳，余丽雅失魂落魄，手脚颤抖。

“你这身服装，革命人民看着就发呕！还想风摆柳一样招摇过市，毒害社会风气，腐蚀群众？”

余丽雅只觉得天崩地塌，几乎瘫倒。

佛强把铰剪扔到她脚下：“给你一个自己破四旧的机会，把腊肠一样的裤筒剪了！”

余丽雅不知所措。

“不剪？好，我们给你剪！”贵通弯腰要捡铰剪。

“我剪，我剪。”余丽雅慌忙把铰剪抓在手里，望着佛强，“我不是……不想剪，只是不知……不知道怎么剪。”

“从裤脚剪到膝盖，套着小腿的两条窄裤筒都要剪开！”佛强并不怎么为难她。

谢天谢地，不是剪到大腿根，余丽雅大大松了口气，她对佛强竟有点感激。为了表示自己与“四旧”决裂，她把那顶“榄角帽”也剪成了碎片。

武不凡匆匆赶往福宁路，在半路遇见佛强的小分队正采取“革命行动”，他拍拍佛强的肩膀赞许道：“好，干得好！”

余丽雅听到熟悉的声音抬起头，和武不凡的目光相遇。她嘴唇微微噙动，正要说什么，却见武不凡稍稍呆怔了一下，随即板起脸，目光越过她的头顶，投向虚空，对她视若无物。她只得把话咽回肚子。

贵通捡起街边的一块石头，以不容抗拒的声音命令余丽雅：“把高跟鞋也砸了！”

余丽雅以怨恨的目光斜瞥了武不凡一眼，赌气地发狠举石猛砸一通。砸断了的鞋跟弹跳起来，擦着贵通的右臂飞过，眼看就要击在武不凡的额角，余丽雅吓得半死。武不凡身体微微一偏，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鞋跟，一副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将风度。

武不凡把鞋跟扔到地上，即席演说：“我们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是红色江山的捍卫者，是‘四旧’的批判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们要砸烂一切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什么‘飞机头’、‘螺旋宝塔

式’、‘蘑菇爆炸’怪发型；什么‘尖死鸡’‘踢死狗’辣椒形高跟鞋；什么牛仔裤、连衣裙、港式衫，统统见鬼去吧！这决不是衣着打扮的小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就是妄图从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打开决口的！我们就是要连根拔掉资产阶级的毒苗，彻底铲除各种滋生产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

武不凡的滔滔宏论，令佛强和小分队的成员无不折服。

余丽雅表情复杂，以白多黑少的眼球再斜乜了一下武不凡，提着砸去了高跟的皮鞋，忍着赤脚踩在地面的不适，悄悄离去。一阵风吹起剪开的裤脚，犹如怪物扇动的翅膀。

贵通向武不凡报告：“她溜了。”

余丽雅的心跳到了喉咙头。

武不凡斜睨着狼狽不堪的余丽雅，气派十足地挥挥手：“毁了她的奇装异服，荡涤了她身上的妖风臭气，让她走好了。我们现在要办更重要的事，豺狼挡道，暂且不管狐狸。佛……华强，水月寺那边遇到了阻力，你们小分队去增援。攻克了那个堡垒，你们再到天主教堂。”他举手一挥，“出发！”

破四旧开始，程佛强将名字改为程华强。他对武不凡的口才、造反精神和领导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前，武不凡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学生。几年前，因佛荣的“偷钱事件”扰攘了几天，别的班级有些人知道了他的名字。时过境迁，此事人们已渐渐淡忘，武不凡的名字也没有在其他班级同学的脑子里留下多少记忆。他近日名声鹊起，是因为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在学校，在紫云市，陆续刮起了旋风……

今年入夏之后，天气特别闷热难耐。这几个月发生的事像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更令师生们震动，惊诧，惶惑。

那天，学校虽已基本停课，下午放学前一小时，秋霞和玉琴还是像往常一样来到图书馆。她们是义务管理员，每星期值班一次。两人又同是学校文工团的演员，平时接触机会不少。星期六下午同路回家，星期日傍晚一同返校，路上无所不谈。虽然两人年纪相差几岁，却有不少相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很是投缘。秋霞的温顺持重和玉琴的活泼爽朗正好互补。秋霞视玉琴如姐姐，玉琴把秋霞当妹妹。

两个月前，高三级的课室，学校的饭堂和图书馆的门口，都贴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高校花花绿绿的招生资料，高三毕业班的同学常常在它们面前流连。读了六年小学，六年中学，不就是为跻身这些院校吗？农村学生考上了，从此告别农门，摆脱父母辈对泥土背朝天的命运；城镇学生考上了，自然成了天之骄子，前程锦绣。科任老师叮嘱应届毕业生抓紧时间复习，作好最后的冲刺。班主任要求大家在加油鼓劲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更不忘做思想工作：高校学位有限，考上的只能是一部分同学。要树立“接受祖国挑选”的思想，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固然可喜可贺；考不上，做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也很

光荣……但除了平时成绩特别差的，谁都认为自己是有可能跃过龙门的鲤鱼。

玉琴即将参加高考，秋霞多次陪她看招生简章。行走在校园古旧的麻石路，给玉琴做参谋。秋霞认为，玉琴在学校的墙报，在省市级的报刊都发表过诗歌，应该把报考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

不久，上级发出通知：高校招生推后。招生简章被批判戏剧《海瑞罢官》，批判杂文《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大黑帮”，声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声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覆盖。这些大字报，大都是在报纸上抄下来的文字，鹧哥学舌，一般在后边加几句“我们革命师生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彻底批判反党黑帮，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类的豪言壮语，并无实质内容。

上个星期三下午，秋霞在书库里把上半年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朝鲜画报》装订成合订本。从书橱之间的走道往外望，忽见图书馆里的人退潮般往外走，她莫名其妙。

玉琴关好阅览室的门窗，把秋霞装订好的合订本放到书橱上：“看来，今天不会再有人来借书还书了，提前关门吧。我们也去看看。”

秋霞问看什么。

“刚才你没听说？哦，你在这里听不到——武不凡扔了一颗大炸弹！”玉琴拉着她的手说，“走吧。”

秋霞大吃一惊：“谁扔炸弹？炸着人没有？”

玉琴“吃吃”地笑了：“我们班那个武不凡扔的。炸没炸着人，去看看就知道啦。”

饭堂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翘首仰望武不凡贴在门口左侧墙壁上的大字报。《揭开我校三个黑干将的丑恶面目!!!》三个大大的感叹号，犹如三枚重磅炸弹从天而降。大字报写道：“教高三数学的华天鹄是我校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黑干将！他一贯鼓吹分数第一，仇视‘红五类’子弟，几年前，他就怀着阶级仇恨，在课堂上大肆嘲讽贫农的儿子程佛荣‘睡吧睡吧，反正几何又不教你如何担屎桶……’

“负责后勤工作的副校长陈建军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黑主将！学校农场本来是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基地。陈建军却胡说搞好农场，学校食堂每星期可增加一两次腥荤，争取五分钱菜票能吃到一毛钱的量，大家都得到实惠。这完全是腐蚀革命师生思想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的黑货色……

“教历史的刘国筠，平时假装勤勤恳恳，谨小慎微，其实她是逃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军官和小姨太生的臭小姐！是化身成美女的大毒蛇！她的名字就大有玄机：刘国筠——留在中国内地的国民党军！狐狸藏不住尾巴，她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美蒋特务……

“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放大镜和照妖镜一照，他们的丑恶面目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要把隐藏在我们学校的黑帮

全都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紫云市妇联副主席余丽英是陈秉辉的妻子，乃派驻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副组长。望着如西江波涛般汹涌而来的人潮争相用钢笔、毛笔、圆珠笔，甚至粉笔在武不凡的大字报上签名，她心急如焚，脸色铁青，却只能极力压抑心中的怒火。上边曾发文件规定：在大字报中公开点老师的名，要经工作组和学校领导批准；点校级领导的名，要经教育局和上级党委批准。武不凡和签名者竟然无法无天，蔑视工作组和学校领导，把上级的文件视若废纸！

二十年前，武不凡的父亲武大明和陈秉辉同在部队的一个师并肩战斗。如今，余丽英和武不凡的母亲同一单位。平时两家常有来往，武不凡称余丽英为姨妈。关系虽如此密切，此刻，见群情汹涌，余丽英也不敢出面制止武不凡贴违反规定的大字报。

秋霞挤进人群，仰起头，踮起脚尖，伸长颈看完这篇视角独特，言词犀利，散发着浓烈火药硝烟味的大字报，惊愕得心里顿生寒气，身子微微颤抖。

玉琴心跳加速，脸色绯红，她掏出钢笔：“秋霞，我们也去签名，支持武不凡的革命行动！”

秋霞视玉琴的钢笔如烧红的铁棍，缩着手：“我……我……”她找不到合适的话，不敢对视玉琴激情燃烧的双眼。

佛强从大字报旁挤到玉琴和秋霞身边，激动得满脸涨红，他摩拳擦掌：“秋霞，我们也发动班里的同学写大字报！”历史有这样的巧合：几年前，佛荣是班里的劳动委员，玉琴是文体委员。如今，佛强也是班里的劳动委员，秋霞是文体委员。

秋霞的心怦怦乱跳：“我有点不舒服，要去校医室一趟。”

玉琴感到秋霞手心冰凉，自己拉着秋霞的手也汗津津：“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到了这里就嘴唇发白，手掌出汗？我陪你去吧。”

秋霞目光躲闪：“不麻烦了，忙你的去吧。”说毕，像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侧身挤出还在潮水般拥来的人群，匆匆离开。

武不凡富于鼓动性的大字报，迅速在校园引起强烈的冲击波，同学们纷纷效仿，神情亢奋地吼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的歌曲，贴出了一批批揭露本校的“小吴晗”“小邓拓”的大字报，令人眼花缭乱。

工作组和学校领导正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采取措施使学生们在规定的框框里有序行事。那边的行动已进一步升级：被大字报点了名的老师，除极少数“根正苗红”家庭成分是“红五类”者得以幸免，其余一律铲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戴上纸糊高帽，胸前挂一块写着本人名字又用红笔在名字打上×的纸牌，手持脸盆木棍，低着头，一副苦瓜脸，在校道和操场边走边敲脸盆边唱《牛鬼蛇神歌》：

道路有两条，
摆在面前快快挑！

坦白是活路，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

佛强比看演出还兴奋，用棍子敲敲“牛鬼蛇神”们的高帽吆喝：“蚊仔叫吗？唱大声一点！”

于是，“牛鬼蛇神”们的头垂得更低，音量陡增：

快快彻底来改造，
彻底改造重做人。

……

见到这样的场面，秋霞心惊肉跳，躲得远远的。她联想起大跃进歼灭麻雀大会战敲锣打盆的情景，她的心也像被驱赶的麻雀那般慌失失。

学校领导和老师全成了惊弓之鸟。工作组由组长到组员皆惴惴不安。他们还未想出该如何有效控制学校混乱局面的对策，武不凡又贴出了新的大字报《红五类，快快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标题后又是三个重型炸弹一样的感叹号。

“革命烈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们：

快快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们是天然的自来红！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扛起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打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还要巩固得坚如磐石！老子英雄儿好汉，红色的江山，靠我们一代一代往下传！

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面临着变色的可能。牛鬼蛇神，反革命黑帮分子，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躲在阴沟角落和美帝苏修蒋光头相呼应，妄想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妄图使革命人民遭二遍苦，受二次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焕发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辞锋锐，满纸剑气，通篇豪言，激情澎湃，鼓动得“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向疆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武不凡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他穿上父亲的旧军装，戴上军帽，大热天也扣上风纪扣，腰束武装带，却卷起袖口。这身打扮，使他更显得精明干练，英姿勃勃。此后，这样的着装成了标准的时髦打扮。他请来了一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如今身上还留着敌人弹片的战斗英雄到学校礼堂作报告。战斗英雄在报告中指出，在苏联的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

的政权，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战斗英雄庄严宣告，现在，紫云市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组织诞生了！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战斗英雄庄重地给武不凡戴上紫云市第一个红卫兵袖章。那些在武不凡第一张大字报上签名的红五类学生，成了本市第一批红卫兵小将。

其他学校的学生还在按图索骥跟报纸上的腔调写大批判材料，或是照猫画虎仿效武不凡的做法，贴老师的大字报，揪斗本校的“牛鬼蛇神”，武不凡已率领他的手下抢先一步杀向社会。

戴上了红袖章，肩负革命重任，奔忙于市井巷陌之中，纯真地为理想和信念操劳。勒令穿奇装异服者，当场毁了身上的衣物悔过自新。拆除销毁了广善堂、富豪居、五福临、倚江楼等一批散发着“封资修”四旧气息的老字号店铺招牌。平淡的生活变得轰轰烈烈。

戴上了红袖章，他们突然具备了孙大圣的金睛火眼和摧枯拉朽的神力。胡国昌小分队的小将们来到五金交电商店，一眼就看穿了永久牌单车的商标大有玄机：商标的齿轮，是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之12个角的白日变形。以单车的两个轮子和车龙头构成永久两字，这不是隐藏着国民党要永久都念念不忘复辟的险恶用心吗？于是，限令五金交电商店的员工，在一个钟头内将所有永久牌单车的商标统统撬下来销毁。

罗春生的小分队，破译出新华书店销售的《松鹤图》年画包藏祸心：画的是夕阳，寓意日薄西山；松树不画树头，无根之木很快就会枯死，寓意红色的江山不能长久。东方象征社会主义阵营；西方代表资本主义世界。而画上的白鹤全是向着西方飞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他们冲进书店，一把扯下这张年画撕得粉碎。勒令新华书店的职工把仓库里储存的这类黑货色全搬出门口，放一把火烧了。

王秀莹的小分队，在十字路口发现交通规则反动透顶。他们站在街道，指挥行人靠左边走，废除靠右行的反动规则。左边代表左派，代表革命；右边代表右派、右倾，革命人民决不能靠右边行！她们指挥机动车红灯通过，黄灯停止，绿灯准备。黄色代表下流反动，要禁止通行；而红色代表革命，应该畅通无阻。

并非所有的“破四旧”行动都所向披靡。玉琴所在的一个小分队扛着红卫兵战旗，雄赳赳来到水月寺，却吃了闭门羹。

水月寺因供奉水月观音而得名。按佛教的说法，大势至和观音是阿弥陀佛的侍从菩萨，并称西方三圣。观音菩萨有三十三不同形象的法身，在不同的情况，以不同的形象示人。水月寺大殿供奉着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水月观音、鱼篮观音四尊明代铜铸菩萨像。这四种形象的法身，尊尊宝像庄严，造型逼真，神态优美，有极高的工艺美术水平，被誉为本市文物的至宝。

“水月”是“水中之月”的略称，在佛经中寓意佛法皆无实体。水月观音头戴镶着小化佛的宝冠。上身穿袈裟，下身着长裙。胸前及衣裾上饰联珠璎珞，手腕戴臂钏，全身装饰华丽，身后一轮圆月。这位佛门圣者额头宽阔，双目微闭，面容丰腴，

端庄慈祥，气质高雅，赤脚站在特大的莲花座上。善财童子和龙女站立下方，双手合十，顶礼膜拜。水月观音像，是至宝中的至宝。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担心日寇把这四尊菩萨像掠夺到东洋，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偷偷把菩萨像运到山旮旯里埋藏起来，直至抗战胜利，菩萨像才重见天日。

水月寺如今是市博物馆的所在地。武不凡认为，此处藏污纳垢，是四旧物品最多的地方，应列为横扫的重点。玉琴的小分队来到水月寺，见大门紧闭，大殿隐约传出人声。从门缝往里望，只见人影绰绰，不知在搞什么勾当。

玉琴举拳擂门，门太厚重，擂得拳头发紫却响声不大。她高声呼喊：“开门，开门！”无人理睬。她带领大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读毕又擂门，仍无反应。

他们又高唱《造反歌》：

拿起笔 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

刀山火海我敢闯。

……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它见阎王！
杀——杀——杀！嘿！

这时，佛强带领增援的小分队赶到。他察看了一下地形，对几位男同学说：“我们骑膊马。”他站在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学肩膀上，翻围墙而入，打开了大门。

红卫兵们一拥而入，跑进大殿，登时傻了眼。空间混合着木头淡淡的清香和有点呛鼻的油漆气味，地上到处是刨花和小半截的木枋。四尊观音铜像已被木板围得密密实实，犹如装进了巨大的长方体包装箱。红油漆写在木板上的毛主席语录鲜艳夺目。围着水月观音的木板，正面写的毛主席语录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背面写的一段最高指示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博物馆长周泰康站在高高的人字梯上，一手抓油漆罐，一手抓笔，画完最后一个句号，转过身，笑盈盈说：“热烈欢迎革命师生前来指导工作。”眼角的鱼尾纹荡漾着暗暗的得意。周泰康曾作为工作队员，到过宝砚庄搞过起初名为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改称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启成家是他同食、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户”。此刻，他看到人群中的佛强，从梯上爬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